





司成遺翰卷之四目錄

答盧書庵方伯

與趙大洲光祿

與教夢坡同年

與潘水簾太史

與辛復齋京兆

與張南溪侍郎

與張太谷同年

與殷虛川憲使

與姜蒙泉

與閻濯溪侍御

與鄒一山巡撫

與吳自湖

與吳雨池先生

與王柱峰給諫

與陳子貞

與王臣汝曹郎

與廣信傅太守

與趙尋齋同年

與王麓泉先生

與趙尋齋同年

與王柱峰給事

與江雲石司馬

與塗任齋南吏部

與瞿景湖殿讀

與徐東園

與錢景山南吏部

與東南峰孝廉

小東附

與孫伯泉

與孫季泉二

與東南峰二

司成遺翰卷之四目錄

司成遺翰卷之四

左輔王維楨著

宗孫庭諫編

答盧書庵方伯

謏陋如楨世人殆共弃之矣翁尚猶沾戀蓋昵于鄉  
土之私譬之楚人嗜鯖不覺其腥也僕既匿影蘿薜  
之間不謂世網羈人誰能一割而決乃復抗顏出谷  
馳驅于風塵之途時時捫心自量卒之安補則亦旋  
還初服而已今僕坐歎蒸之疾淹于逆旅期以後三  
日入內其時得勉造奉教且以傾倒肺肝也

與趙大洲光祿

僕抵京可二十日所而礪峰公至其時竊有聞欲以僕任八月事者乃遂下楸謝客不敢與礪峰公會既竣事乃始見礪峰公因悉足下動靜甚以為慰世故浮雲蒼素隨目輒變此知道君子所為泊然者也今以光祿待公者亦稱非據然比之司屬體貌少殊神龍在泥淖苟徙之川澤其鱗甲且舒舒弗困耳即不必滄海可也僕伏在山坳間快足矣檄書相牽又復驅車出谷與青雲之士相翱翔焉人有口不能自信

其言有心不能自守其盟又柰何責世人之信吾乎愧慚愧慚倭夷之患未熄江南創殘甚矣有公在彼當必惻然思為振揀之術批擣之略區區所為日夜軫懷抱者獨此故也甫出棘闈即入塵溷中竟日勞勞無休已時百年光景率從荒迷中過矣嘆息嘆息與敖慶坡同年

今者鄙人楨南徙蓋非意望中事故恒有惕然之懷意公入內與諸君晤當悉其故楨可略弗論也往公之南也楨以為遷官尋常耳藉之歸鄉則甚樂楨今

抵華下誠適志快欲至言遷官則汗下淫淫流及踵也二十年来湖海之交甚衆若公視楨何啻兄弟乃今南北途殊去來跡背藥言不至于耳則愆咎且及于躬獨柰何不戀戀哉發京時云公尚滯鄉國未起今其時必北矣南中蒸暑茲往適當其威怯而不敢戒僕夫將復遲遲念今秋比士故事開榜日二主考當過翰林問東道主計且忍暑去而老親在行不任炎燠以此徘徊淹頓未有所決幸公一言教之如何年伯母老夫人奉而北來不謹問之

與潘水簾太史

二十年来僕所交游海內之士不可勝數若公者固千人之俊萬人之豪也盖非獨論才竟相遇未嘗見其有疾顏遽詞而奉躬循軌不啻處子此豈近世能數覩哉僕愚戇植性不能周容乃公時時惠顧且萬恒情于其中誠有合邪何惓惓若此也僕今者南徙本以諸公推引之故自省未有當者而公贈別之篇乃失口獎重令觀者惑之以為真有誣石為玉若遇周容毋將貽寶者耻哉既月餘始達敝廬日下怯暑

不能多較便南苟望見秋風即先鴻鴈往矣才一臨  
草揮汗滿把傾寫未可盡竦至南中更布之

與辛復齋京兆

鄙人與足下昔同計偕乃後睽絕不相聞者久之頃  
緣足下入領京兆復脩舊好數枉過訊蓋生同土氣  
同感故離則二之合斯一之也發京時足下所眷眷  
于僕者愈益累重誠知念存夙昔不計行子能當與  
不如私懷皇天何竊惟足下具惇大之器攜剗劇之  
才固宜置之近司列之省署乃償所負今官殊不相

當僕以為谷蘭枉芬庭樹稱嘉何者遠與近異也曩  
足下伏在山縣見知甚難茲而朝夕乎執事君子矣  
何慮乎不振拔也一別天涯曷勝瞻望所欲言者又  
非徒此也趙典軍車轡臨今艱疎若吳郡今守內臺  
董董與張南溪翁侍郎蘇文之風當地之會知今有  
周生至具審翁年雖甚高而筋力風神顧益強盛即  
壯夫弗逮此蓋造物乘除以為既位不滿德故加之  
筭以相酬耳獨唯公子不未使翁抱殞珠之痛植為  
之惻然而周生復言翁近歲產有二子甚奇異此又



造物乘除以相償也。今孫俊才竟當世弓裘，目前厄會未可定，屈伸也。楨今年四十餘，且冉冉就頽暮矣，猶尚未有息，乃茲越在江介，離背老親，每念一至輒欲飛去，非謾語也。頃月以來，江海多警，翁家距海瀕董董百里，而近當必有枕戈之戚，當此之會，假令有若翁者，杖鉞典軍事，庸詎令躑躅若是耶？今宇內豪傑壯者空衰，衰者空老，白日易下，逝水不還，將柰之何？周生歸大興，倉卒具書，并以不珍之幣，往聊展起居焉。節序向寒，惟厚衣裘，慎朝夕，引年逾百，以副區

區之念，至慊至慊。

與張太谷同年

日者永康周生至金陵，能言公治郡風采，以為明燭幽隱，威懾豪暴，即旁郡猶畏之。僕聞之，喜甚。丈夫生而應世，大用則大施，小用則小施，此龍蛇之德，聖人之學也。風雷若會，胡愁鱗角不九天哉！往僕去京未幾，何時乃公即徙官河南，尋復有金華之役，世故風蓬造物，小兒誰能測其故哉？君子委命絕，捐忿之懷，莊生所以喻虛舟靈均，因之悟醉醒，則五內不為挫。

萬里不足致也公扶蓋代之能負匡濟之略竟當蹕  
厲効時用咎群望僕度卒之靡有立不去安須乎聞  
之古昔金華山中隱有仙人甚衆公乘間可一求之  
苟得其術產異兒即無羨身歷三公也僕久不作猗  
蘭夢矣斯念固且罷之亦或其命爾也積抱如海傾  
瀉不可盡嗣當更具焉

與殷虛川憲使

去冬僕既至南中無幾何時而公即移守南陽矣南  
陽路雖通秦然驛使不由故書不得達南中風土非

北客所便初侍僕之南中者居半歲輒病悉遣之歸  
吳越壤界僕既不能其吳公固北客又何以能越也  
語曰毋強人所不能越中風土恐公亦不便第強之  
耳越人稱公嚴察若神明奸人健訟私謀于室者累  
日月及造堂下乃公出片言破之于今獄無滯囚案  
無留牘死者其死念咎伏辜未嘗出一怨語僕聞之  
以為此東阿末節耳誠令執事君子肯引而置之內  
地授之銓衡要當必抑貪濁鋤佞諛挽靡靡之俗而  
還之古焉越客聽者咸以為然僕齒髮漸暮矣竟托

司成遺翰 卷之四  
跡于筆硯蠹魚之間不能為公家効鉛刀之用立須  
吏之名恒脉脉思引去非不能其風土又非薄南中  
散僻誠度卒之非囊中錐也越使便附訊起居并具  
悃愫如此開歲湖鴈北還思欲俱起未卜得遂所圖  
不也

### 與姜蒙泉

近見邨報傳撫院疏公改職欲留鎮浙西竟不果夫  
不果者何也建官不惟其宜任事不惟其能徒筭資  
級校歲月以魚貫待寵之法叙有位者胡患之能平

胡功之能立也思質王君諸所舉動稍能當鄙人意  
然猶怪其左右顧不一念往也今平寇者譬之刺虎  
虎苟得斃未有不傷指者也既望勲名又防彈射安  
得乎聞公與王君偕出入可持是語白之王君知鄙  
人無他腸不以為罪

### 與閻濯溪侍御

私計公得代當逼歲除故且稽走候乃公顧貽書見  
懷豈以為海內知己楨鄙人亦固其一邪公按應天  
董一歲而振刷補塞皆百年以來所未理者此非獨

僕私口効佞也蓋人人道之矣嘗與櫟山任太守語  
將欲攬采風謠會粹群蹟理之而為文以贈公別尚  
猶未能有頃當致之也送曆舍人云使車若發或待  
開歲審爾則部中百姓又藉庇數月之福矣僕惟豪  
傑當世貴有拔群之能遺俗之累若襲故常徇喜怒  
以保爵位則得矣謂之持斧使者未也願公勿以介  
于中隳百年萬里之氣二府事宜既就刻幸冀惠教  
僕正欲收之也

與鄒一山

往僕過南陽南陽王推官以公之令為設醴甚厚當  
其時公去南陽已數日而僕始至度使使追謝不及  
罷之已而至許州遇三石君出所為贈公入楚之文  
視僕由是始獲睹公之素而盡識其大因念昔寓京  
舍徒持謁往來脩容容之交而未嘗究事實論情愫  
僕乃今拊膺恨之矣僕至南中既半歲而公復遷大  
梁大梁孔道書易通乃僕久之不以一言抵左右者  
非敢有怠忘也誠乃北客游南中甚不習其水土居  
常鬱鬱不病而病病之非病以故掃軌下捷人事都

絕鳥雀行案筆硯塵積寸餘弗理此書所以不至也  
比歲既將暮南中蒸溽始銷賤體亦稍稍向平乃復  
理舊業移坐就案洗筆硯漬垢因問訊故人貽懷遠  
道會大梁使來于其還以書附焉居有頃且上書請  
告計返初服畢菽水之歡即若取道大梁當與公為  
汴館之晤期越宿之講不則徒慕焉矣

與吳自湖

得所遺書而僕再三讀則皆披胸臆道情慄亡有一  
飾語獨所推予僕者顧多溢情之譽不任之能聞其

言誠汗出淫淫下焉而及于踵也往僕少壯時嘗自  
以為拜一官必効一事不肯但已即不能立事且將  
奮距而馳翰墨之塗以窺作者之門斯兩者其素所  
期注也逮今晚暮矣精力日疲蕭振之弗能前度至  
竟兩不可就遂並取棄之語曰舍兔追狐狐走而逋  
言俱失之也則僕乃似之矣南中風土非北客所便  
有頃且欲謁請去矣苟幸得請當拏舟道維揚之界  
奉光儀聆嘉論慰夙昔之志焉

與吳雨池先生

初楨至南都則輒問太湖遠近將因太湖人問先生而太湖人宦南都者絕少第聞太湖距安慶可百里僻在郡一隅不當孔道楨念即致書不得往且以須便圖之今郡博錢生者嘗一入南都絕不言安慶城中士夫比茲再入相見楨乃嘆士夫歸田者之難守土官善虐柰何錢生乃言今安慶城中吳太守者顧為守土官所禮此固惟其人不專坐有司罪也楨聞之大驚詢其氏號則乃吾先生也當此之時楨汗淫淫下劇于灌注心悸骨銷徙倚而不寧私以為問錢

生晚自令今日及于罪安為之辭然古人有言我跡誠遠我心誠邇能亮之乎先生本太湖人今居安慶城中幾何歲矣往於獲嘉奉先生教至移日乃不言其居安慶何也自獲嘉別來歷十五春秋矣其後先生再遷轉徒以尺書通意圖覲末由從南都望安慶非遠然法不得往益令愆尤累重末之解脫耳具有不珍之幣在別札明省候之私焉今安慶士夫在南都者唯有錢叅軍繼自今楨念一動則托叅軍致之矣

與王柱峰給諫

去歲十月中南宗伯王公之使者至南中云其主人  
即且欲北上因附書儀申區區之忱不識能達之乎  
不也書言足下拜夕郎列近侍之司以賢者居此甚  
足明公道持是非非僕以通家故相獎重固人人稱  
之也書得達與不幸以示僕頃見邸傳以足下使西  
土西土乃故時少年游習知其邊事而又奉有家大  
人方略弓劔在茲行必當衆望為國家振紀綱顧江  
表羈孤不得持壺漿追隨里父老勞慰從者恨之恨

之往受令為文至于今始上之據形若涉逗遛第觀  
篇中所具真有先日不敢道者坐而須時故淹而抵  
今茲耳又謂鳳翁老師文章宗伯能諳操筆者之苦  
所貴言而中不罪言之晚也僕背親遠游瞻望西雲  
懊不羽翼去今聞足下擁傳道出洛下展省覲之儀  
鄙情益復忽忽動矣居有頃必圖決樊籠脫絛鎖奮  
距竦身一朝而依華下供菽水之歡畢百年之願焉  
非飾言也迨使車還時猶當及挽綏投轄博半日之  
娛人生會合不可常又難豫期聊此申之耳足下從

內出不敢問內事方今燕趙齊梁之間皆大饑盜賊  
折而復萌計且安出僕即欲作山中人矣乃復謀是  
誠誕固念時事劬勩則安枕靡由願足下察愚悃異  
日者乃信山人之慮非過也

與陳子貞

不奉光儀再易伏臘懷戀豈可言世事人情不啻江  
河以公所遭如此蓋可憤惜流聞高卧涇濱遠跡城  
府了與人事不蒙此幽貞之節谷口之風古人所貴  
也功名之際進退浮沉四者所必有執事落羽九霄

更下重淵議者皆知非罪皆為咄嗟海沙若變珍寶  
自出不因知己為此佞說也頃來時變駭異身依詞  
垣如棲危木竊嘗興獨往之志乃屈之五斗狗養持  
愚徒增汗慄爾于以禪時華國樹尺寸之名微毛髮  
之勲楨非其人也疇昔朋侶漸逐萍梗矣稱引追憶  
有涕盈襟西風若便幸附消息

與王臣汝

別後即會 國家新置二相舊相又進位上相館閣  
故事咸有謁有賀隨例奔走連數日不休既又見逮



罪諸寮不能自理楨又軫狐兔之悲敬公之命恒存  
胃臆然形勞于外神搖于中不能一就筆硯即文不  
工張廣之不諳此意將主人命日夜繞我屋不去每  
出見輒伏地拜乞扶之不起復請告楊侍御侍御再  
臨我屋為廣之言侍御雖知予非怠忽然念公之托  
趣使早成楨于是強脫凡累日夜構思經四日始搦  
筆卒稿會劉上舍又三至迫速乃出稿視上舍隨玩  
弄以示廣之廣之喜躍謂頃刻即飛逝楨為文甚艱  
澁每稿成必抹撥累日乃定要在盡力不苟耳矣廣

之求愈急乃頗施刪竄旋錄紙上付與反命然其中  
書不合法序不按體繁簡先後緩急頭尾多所不理  
也凡誌垂久遠必信始傳詞有不當實者便更訂無  
嫌形迹大事舉有信期幸求相示天寒卧起苦塊望  
以千金自視不盡惓惓

與傅廣信傅太守

南征時楨且有春闈之役循例遠嫌不得出祖謁別  
又不能迅筆成章以將群公贈軒之意此罪負何可  
解哉使至奉手教不一及文章事益深恐愧今不自

量勉効論述畧記首末不欲護醜令群公之初意終  
泯乃載之軸焉夫贈公之言甚易為又甚難為所謂  
易者真美實善不假緣飾博言不厭多約言不厭少  
故曰易也所謂難者貌山水者不盡其高深圖駸駸  
者不盡其騰躍何者不可盡也今所序者見一二于  
什伯耳其弘懿逖造亦不可著也故曰難也蕪章經  
四五日始就使者趣急即以與歸不足以增光埤休  
祗以暴醜媒笑為知己羞耳自春到今時變駭人竊  
興謝去之念顧屈之五斗不自決絕所謂碌碌因人

者也書不盡意唯多瞻思

與趙尋齋同年

前承惠關文所遣迎老親者得此即飛馳西矣不謂  
所遣者去未幾何而家書至老親偶感風濕左臂不  
仁此九月末所得疾也僕得書驚迷不知所裁乃于  
前月二十四日即上疏乞歸去矣方今結束直待報  
耳假令神祇福祐令老親復如初則自七十距百年  
特三十春秋耳未幾何時僕將扶筇杖侍朝夕白首  
家園足矣青雲翺翔專望足下遂扶搏也僕私揣征

期當在上旬末僕欲棄行李從二三健奴先行期在十一二日摩老親之臂馬顧諸奴皆小弱不堪托行李願足下選遣力士三四人護行李至真定當更請地主求代者令力士還不識于法得不也旅抱適不平重以斯憂神爽飛越報述不次唯亮在

與王蘆泉先生

在昔壬子之冬晉使有賈鄉錄至南京者今忘其姓名曾附書幣申候能達之不也居無何楨乃歸關中栖在少華山下與人事絕遂不復能訊起居展放勤

矣然時時思慕之顧容有訪楨于山下者因頗聞吾師保釐之畧匡攘之槩楨輒望北風下拜焉以為

國家養士之日雖久得士雖衆然誠賴其力者甚稀微落落也楨觀世撫已度卒之安禔哉以故依栖山下誓白首終矣鶴鷺一枝竟亦各遂所圖而已公子先生來楨出棘闈始知之然僅一再會輒別因具中私白之左右焉明所為款誠不嗣者實得罪然非敢踈怠也唯財察矜而恕之幸甚幸甚楨孱劣絕尤本不講于文章之事乃令之受役弄筆硯與文士爭妍

所謂嫫母傅粉隣姬掩口者也愧之愧之

### 與趙尋齋同年

僕居山中一歲但日事逍遙游耳未嘗理筆硯也乃驅之受役而校士馬安可任乎錄雖就亦莽莽告成事耳其策問所及率信手披寫多犯時忌言者猶如此之難况任事君子哉嘆息嘆息山人植性愚戇不能效媿妲態忤俗甚矣竟必旋反初服可也關中錄尚未至至即覓便致之有懷如海末由面陳悵然悵然

### 與王柱峰給諫

頃者僕過洛陽時足下尚役在上黨未還也及度河次覃懷而懷州太守云足下且至僕乃留半日期一面之晤焉久之不至乃去僕居山中一歲餘既已成麋鹿之性矣乃今翱翔霄漢與鷓鷯共侶殊愧其弗似也深岩豐草終有野心耳私計足下當以歲杪還省中湖海知己漸覺牢落懷抱莫可以披露語者甚苦之所願夙戒駕人早登天路鄙人固日夜盼盼望之也

與江雲石司馬

發京時甚匆遽草卒不得取斯須之間請所為南圖者云何乃足下顧重施贈問萬之恒情鄙人自省無當也始鄙人得遷也本擬輒趣赴坐老親念家引車之西何悟途次頓留甚與意忤語曰行行多苦辛客子常畏人徃徒誦之今躬嘗之矣日下憚暑不敢戒僕夫且淹吾土竢秋風至即先鴻鴈徃矣僕又以行子快涼秋甚便如胡馬候邊何然幸有公在中調度徵發先期而具或可令勿犯也鄙人守在文墨今又

徙之樂土矣念未嘗不塞下慮也

與塗任齋南吏部

自僕居南中且二歲矣雖僕造過不甚數然公之性度淵涵足以鎮躁而化鄙僕私竊慕嚮之間一晤則輒累日戀不能休誠愧其弗及也今僕既渡江與公成各涯人矣萍梗世路後會焉圖悵惋悵四月中之故跡有愴然之懷焉期與諸君共賦之已而諸篇輒纍纍咸集矣而僕屬草藁未定會有家報前藁不

能復理罷之至今以為歎焉須僕抵家情事稍稍定  
猶欲理前藁致之也勝游佳侶寧可亡紀述哉方僕  
發南中時蓋絕甚暑乃公不憚觸熱而祖之郊關此  
非有冥契真投者不能眷眷若是也僕感之最甚卒  
送僕至淮北還南中附言申謝并具未畢之况如此  
云炎塗如灼行子不能前柰何恐公欲知僕所屆又  
此白之耳

與瞿昆湖殿讀

今僕既渡江而徑歸關中矣天路自今朝欲與之斷  
矣所以然者今三月中長女生十三歲而天老親為  
失愛孫悲苦特甚一月中再遣僮促僕歸誠之曰兒  
棄官來慰我不可乎僕得報則遂乃治裝且欲掛冠  
去而會有移官之檄至此甚便歸計於是遂行夫宦  
海渺茫窮之未有涯涘引身而就山樊顧甚安穩何  
不可哉乃者鳳竹君語僕云足下亦且有茂陵之思  
僕念既歸關中距吳下遼遠音訊不易通行次淮北  
草卒布私若此亦所以為別也公子三數人意日益  
長茂即此可以樂朝夕矣柰區區何乎言之悽然

與徐東園

自僕入南中得遨遊于東西二園之間私以為園翁多才其治事瑰竒若此而園翁禮士顧甚恭士大夫恒樂與之游則公子者即古所稱魏公子無忌者不能抗也假令公子壯歲時得佩符從事一効其能其勛業不可勝道矣乃令其空老白首懷竒而竟未之見豈非數哉頃僕壽翁文其中略具斯指誠有所感慨非私而已也僕今行次淮北望江南悠邈矣萍梗世路後會焉圖嘆惋嘆惋從吏還南中附此申謝殊

不盡十一也

與錢景山南吏部

自僕居南中久矣然月再過公每過未嘗不移日也此非以曹務清省而尚遨遊也念每往必有請益令僕發憤然之思及神情既洽又忘其身之在羈旅也今僕一渡江即成各涯人矣江上行雲人間宦跡均之無定物也執手何時感慨拂膺非飾言矣方僕發南中而且欲渡江也乃公不重車駕不憚炎暑至遠涉郊關而祖之江濱此其於眷離之念深矣及既渡

江幾圖作書明報謝之私然歷數處一莫可損轡者  
以故遷延而抵于今耳亦可以信行路之難矣唯亮  
在母以為罪幸甚幸甚

與東南峰

春來適值京考使者久羈坐此迨乎春末始得畢命  
如願蓋委曲研磨乃後就也使還自能口悉無容煩  
贅頃聞公姊歸闔氏者即世骨肉之戚此為獨傷老  
母聞之泣下不已誠有所感動也公家所出女往往  
聰穎曉事體能持門戶然多不永既死始知不可再

得先內子宰上之木已拱我今夢思猶及之闔氏子  
失此良佐何啻江河亡維楫哉言之各有惻惻先內  
子既亡而二子又夭折歲月侵尋我年四十又加五  
矣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知撫念身跡歸思勃勃願  
乃受縛纓組不得解免西望雲天時覺馳迷旅中情  
事使者久住具知之不更縷縷

小東附

與孫伯泉

前臨我堂戶會弟避疾郊寺不值後歸舍疾益劇遂



絕謁捷戶塊居今廿日餘矣病著下部隱處不便起  
立日在牀几頃始漸向平康猶綿綿不頓脫也不詣  
公乞教坐此由也度必更攝半月乃任勞見客當引  
馬首造門吏申慄今惓惓未能也昨季泉兄過我尚  
帶青色未還本始其勸以節慎諸種可也智者明于  
垂堂之戒然奧隅之中尤須省惕言之近裏以公家  
知我也

與孫季泉

諸君造公約不以主人不至為輟食茲情可稱兩忘

赤水分岐到此遂成各涯回首北望遽不見華山矧  
方越江湖走萬里哉漸奔漸遠故舊日乖言念夙昔  
可勝惘惘

司成遺翰卷之四

司成遺翰跋

先君子長臬汴臺所刻匪懈稿者已在數公刊行存  
笥之後伊時方幸盡司成所未盡矣厥後先君子南  
遊於楚與仲父修撰君郵筒往來謀有所梓而未逮  
及今二十年遂矣余季父又從敝麓蠹腐之餘抉得  
書牘若干首繕寫成帙間於庭會燕閒撫帙示諸子  
侄曰爾輩生也脫不知存笥之得有今日者已幾不  
脫於塵埋煨燼中父兄在時每與予譚此事未嘗不  
嘆息痛恨於昔人之用心也當予之身躬覲此躬共

之則將使後人而復哀后人歟于是之弟受叔父諸  
昆之命慨然托梓人而永梨棗焉嗟；余太史氏固  
百夫特萬人傑也文章紀忌血胤斬然使此集得繼  
存筭匪懈而再興者殆亦隋和豐城之不終秘于人  
間也乎識者或諒其非阿私云爾嘗

萬曆庚戌之季夏宗魯孫承祉謹題於風水園之朝

陽閣



跋司成遺翰後

是夫司成以氣節文章雄視一代在著作  
之庭二十年海內同人墨士得其存者  
詞不不寶藏而珍重之也故其遺文傳  
於世者幾三刺釀殘膏在獨其書續  
應之辭極富而又所最長者不勝其傳者  
焉庚寅之歲先方伯在堂藩曾寓書先  
太史於系邸索其生平未盡行之遺稿  
存而刻於鄂中先太史遂發其書續之藏

在筭中者謂是日成祖獨得子長氏之宗也  
也亦歎其盡行於世石室抽書之暇於訂已  
將卒業會辛卯春疾作羅大故不果而  
先方伯之志解纒歸去已酉重陽之日示  
有作 予下孫山茂莫不賴也諸兄弟侍家  
季父揮黃鏡灑書道遜之極偶述先世  
遺事及於此感慨橫生凜然於後之  
情之弟從帝請其遺帙圖壽之梓季父  
重其志其志亟命檢遺編并採聞道錄一

冊手自編摩而授之刻以成我不父費而未  
遂之願林祖布而不盡之美刻成敘記其  
始末如此云因是而益不能無浩嘆於昔  
今也自司成已且百十餘年我王氏非沉興  
廢之故不知幾變滄桑矣而所謂不朽其  
因自在也中原采薪雜義惘然君子有教  
詔我孫子後世不可作可念昔先人能無  
惕然於夙夜也邪

萬曆庚戌季夏朔二日宗曾孫亦祿敬

稽首於書於松門石室



弟永祚持手謹



跋

孟子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先大司成親於其  
身不祀息諸則流風餘韻今尚有存者哉之聲  
之先考先大司成存笥稿索傳於大宗伯孫氏  
宗伯公得以遂傳司成文者則以先王考之力  
此其說甚長先司成絕世於宗系則先王考為  
二世先考為三世迨之十世耳之方蒙所聞諸  
先考追憶先司成衣冠步武頰笑之容與先王  
考父子更相師友之愛洎悲惋今昔存歿盛衰

之感言猶在耳頃成隔世抱痛終天攀號何逮  
故取先司成遺書二種梓以撫存其用以存君  
子之澤者與亦庶海內人士知蒙猶王謝門中  
子弟耳然王謝門中佳子弟人望而知之孤不  
肖尚賴先人之餘澤以受知於人邪愧矣愧矣  
萬曆龍飛之三十八祀歲次於上章闡茂六月  
以望宗曾孫承之稽首敬書於末簡





